

來自俄國的交通

編者按：

這封信是一位經過莫斯科全時間訓練的前俄國同工所寫的公開信，它呈現的是一位俄國的弟兄，對教會今天發展的方向所有的憂心。他不是控告，更多的時候只是作見證。一開頭就說到他如何感激早期弟兄們在俄國的工作，藉著他們的勞苦，他看見了基督身體「一」的異象。從他的見證裡，我們也都應當在主面前嚴肅地思考這件事。

親愛的 Benson 弟兄：

一開始，容我解釋一下，為什麼我不私下寫信、反而選擇寫這封公開信給你。原先我是打算寫一封個人信的，但後來我得知：你不讀那些你覺得內容「消極」的信函。所以我決定把它寫成公開信——這麼做，是希望我所關心的點，能夠傳達到你那裡。

首先，我要謝謝你給我個人的幫助與照顧。在我的記憶裡，我在莫斯科全時間訓練中心的那一段時光，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部份。現在我採這樣的立場寫信，並不是因為我個人曾經被觸犯。反之，我總是被以愛和關懷待之。我的立足點乃是關於真理。

我想先作一點見證。1992年12月，我來到主的恢復裡。那真是一個榮耀的經歷！我當時正在讀李常受弟兄的《神的經綸》一書，我用其中每一節聖經的話來禱告，經歷到聖靈的澆灌。我的心激盪著對主的愛，我也清楚地看見：知識和恩賜是如何使我從基督這美妙的人位裡叉了出去。那就彷彿是一段與主耶穌的蜜月時光。我立刻脫離了宗派，開始參加在 Rostov 教會的聚會。這一段經歷發生在 FTTM（Full-Time Training in Moscow 莫斯科全時間訓練）第一學期放假的時候，因為有一些去受訓的 Rostov 聖徒回來。他們靈裡發旺，所作的見證也激勵了我，我就想我也要去受訓。這是要付上代價的。我是剛進大學的大一生。我的父母尚未信主，看到我想放下大學學業去莫斯科，他們都嚇壞了。我媽幾乎天天哭著求我不要去。我不為所動，最後她妥協了。當時我一點不知道自己可能不被訓練核准接受。後來我聽說你必須去問李弟兄，是否能讓我參加。我很感激李弟兄准我參加了訓練。

去受訓前，John Brook 弟兄來訪問我們，釋放了一些關於「一的立場」的資訊。我仍記得自己是多麼被眾聖徒之間那「一的異象」所抓住。我看到：次要的事、教訓、實行和執事都不能構成這個一的立場。

我在 FTTM 的訓練時光非常喜樂。長話短說，這裡不再贅述。我只打算提一個點。當我在受訓時，Rostov 教會的一位帶頭弟兄（他是建立該地教會生活的弟兄）對主的恢復開始心生冷淡。他在公開的聚會裡說了一些反對訓練和李弟兄的話。我甚受攪擾，也為此跟許多弟兄交通過。

我還記得 Joel Kennon 弟兄對我說的話。他說，「沒有人可以禁止我們吃生命樹。無論在怎樣的景況裡，我們都應當積極地享受生命樹。」有一次我也與你交通。你叫我只做一件事：禱告。你說我不當和該位弟兄對抗，我只需要禱告。我聽了你的話。在整個事件中，我沒有說過一句關於他的消極話。反而，我盡可能地扶持他，此外我什麼都不做，就只是為他和教會禱告。當時受訓的 Rostov 弟兄姊妹，我們每週一專專為這事禱告。你也清楚，最終這位弟兄和大多數聖徒還是離開了。雖然基本上，我們必須重新開始；但是，整個過程讓我學到了非常寶貝的十架功課。

Benson 弟兄，我欽佩你當時的智慧。你並沒要叫我組織一個忠於 LSM（水流職事站）的結黨，你也沒有教我怎麼控訴弟兄姊妹。那時候，你更沒有要我堅持「一個出版」。反之，儘管那位弟兄的態度不合適，你卻教導我要尊敬他。我因此學到：無論什麼景況，我們都可以得著基督，並將祂服事出去。我只想問一個問題：今天，你自己為什麼不照著當年所給我的勸告去做呢？我指的是大湖區的情形。我聽說：跟隨你的聖徒們為了搶會所而控告他們的弟兄們、說許多消極的話詆毀長老們。我希奇你為什麼不把 1993 年給我的勸告也給他們呢？你為什麼不告訴他們，「你們若看見什麼事，不應該跟長老對抗，只應當禱告就好了」呢？

現在，我要說一說，為什麼我會覺得中西部的情形跟我這麼相關。李弟兄過世後，訓練由一些現在稱之為「已相調弟兄們」來主導，你也是其中之一。對這些盡職的弟兄們，我的感覺一直都很積極。但是幾年下來，我開始有一點警覺：在他們的信息裡，李弟兄的名字太常被提起。我不斷聽到「李弟兄這樣、李弟兄那樣」。我不喜歡。因為我們應該一直專注於基督，而非執事們。可是在我的感受裡，李弟兄被你們掛在嘴邊，遠甚於主。當時我不太注意這整件事，還是很信任弟兄們。

再次對此產生警覺是因為朱韜樞弟兄。2000 年，我的屬靈光景非常低沈。我覺得自己基督徒的生活很失敗，我甚至連聖經也不想讀。就在那個關鍵時候，我讀到一本朱弟兄的書，對我極為幫助，把我從那個下沈裡帶了出來。我覺得這樣的書應該翻譯成俄文，所以就寫信到克裏夫蘭，也得到了他們的同意讓我翻譯。但是後來我聽說朱弟兄「有問題」，所以我就寫信給 John Brook 弟兄尋求幫助。他回了我一個電話，基本上是告訴我：朱弟兄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弟兄，但是他有自己的職事。然後 John 弟兄說，為了避免敵對，我們只應當接受 LSM 的出版品。這時候，警鈴在我心中響起！以前我受的教導是：凡是帶給我們生命的，我們都要接受。我的確從朱弟兄的書得著了生命，我不懂為什麼不可以接受他的職事？但因我甚為信任 John Brook 弟兄（對我他就像父親一樣），我就想可能只是因為有些事我不懂。我還是繼續積極往前。有一陣子我不太管這類的事，同時我也很得「壯年班訓練」的鼓勵。之後，我太太決定參加全時間訓練，所以我們就搬到莫斯科去。她受訓，我則在 BBD（Bible Book Depot，水流職事站在俄國的分支）作翻譯工作。就在這時候，我的那些疑惑又回來了，並且更為加深。我在此只題三件事：

第一，我在莫斯科時，「一個出版」的言論開始散佈（2005 年 6 月）。我簡直無法忍受。我的靈不能接受這一個。當然，整個「一個出版」的說法，其實都是「一個時代的執事」該教訓的

思維、推裡、暗示。我不能苟同這個教訓。已經有許多人照著聖經來分析過這個教訓的問題，我在此就不再多說。我只想提一下這個教訓的歷史背景：「神在一個時代只有一個執事」，這樣的教訓最先是由 James Taylor 說出來的，他是閉關弟兄會的弟兄。閉關弟兄會的弟兄們認為老 James Taylor 是「時代的執事」，而他他的確是一個敬虔的人，真正是一個主的執事。當他死後，他的兒子（小 James Taylor）也被視為下一個「時代的執事」，起來繼承他。但他是個惡人——酗酒、行淫亂。1970 年他行淫被一些聖徒抓到，但不幸的是那些人竟被毀謗並革除了。我相信你很清楚，類似的事在主的恢復裡其實也一再重演，這證實了死的教訓產生死的果子。我怎能接受由一個死的教訓所滋生出來的說法——「一個出版」呢？

第二，當你知道我讀了 Nigel Tomes 所寫的一篇文章時，你來找我交通。當時，你說我聽。我很感激你願意撥空跟我交通，我也很希望能從你得著幫助。我專注聆聽，然後一回到家，我就立刻寫下你所說的重點，並且仔細思考。這裡我不打算一一提及，我只說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。Benson 弟兄，你說那些人用聖經來反對「一個出版」，你還說任何東西其實都可以從聖經找到證明。然後，你說到死亡與生命，你說我們應當避免沾染死亡。而接下來的交通裡，你則是一再說「李弟兄這樣，李弟兄那樣。」 Benson 弟兄，說「既然人可以用聖經來證明一切，所以我們應該拿生命與死亡的感覺作為我們的標準」——這是謬誤，也是欺騙。這樣的話我原以為只有羅馬天主教的神父才會說。宗教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「只有聖經！」（Sola Scriptura！）脫開聖經，而單單以生命或死亡的感覺作我們的標準，這是非常危險的，因為太主觀，容易帶來屬靈上嚴重的欺瞞。何況這種生命的感覺也是人手可以操控的。如果你教導聖徒們說：水流職事站之外的任何出版品都是分裂，當他們看到其他人或機構出版的屬靈書籍，當然會覺得「死」——但這樣的感覺不是從靈裡來的，它是來自於受欺的心思。我很抱歉要這樣說，「李弟兄說……」並不能滿足我。我必須看一看它是否合乎聖經。李弟兄也會錯，他的教訓不該被封為聖。他不可以高過聖經，甚至也不能等同於聖經。不論我們多尊敬某個主的僕人，也不能讓他免於人的審查。庇哩亞的賢明人知此甚深（徒十七 11），而他們甚至還沒有得救呢！聖經卻非常推薦他們。

第三，你知道我參加過安那瀚的「神建造的結晶讀經」訓練（2006 年 1 月）。這個訓練最叫我吃驚的還不只是「代理的神」（Acting God）這件事，更是你的資訊說到神建造的破壞者。尤其是你舉例，叫一個弟兄起來。你問他說，如果他的朋友接觸了死亡，他要怎麼辦？你的話大意是說：這位弟兄不該試圖挽回他；反之，你說他應當遠離沾染死亡的弟兄，只要為他禱告。親愛的 Benson，你的話很殘酷。你認為一個主的僕人用恐嚇的伎倆說話恰當嗎？我一下子突然明白了一切——聖徒們若認為我沾染了死亡，那我就完了。沒有人會再來理我了。Benson 弟兄，你知道你加諸於聖徒身上的是什麼樣的網綁嗎？一個聖徒為什麼要活在恐懼裡，害怕別人會認為他沾染死亡呢？這是羔羊的寶血所帶給我們的榮耀救恩嗎？不！我要說這是「不同的福音」。

Benson 弟兄，我會到主的恢復來，是因為被基督與教會的異象所抓住。弟兄們傳揚「與所有的真信徒是一」的職事，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所受到的教導是：次要的教訓、人、事、物，都不能構成我們一的立場。但是我現在看到的，卻是你把眾教會帶向我所見過最具排斥性、最宗派

的路上去。我不要再有分於其中。所以我辭去了 **BBD** 的工作。這也是為什麼我無法繼續再跟「水流職事站的教會」一起聚會的原因。是的，我故意稱他們為「水流職事站的教會」——雖然他們矢口否認，但實際上他們就是。我並沒有棄絕聖徒，我仍然愛他們，我對他們沒有一點消極的感覺。我個人並未被什麼人觸犯，我也很珍惜從他們所領受的正面事物。但是我絕不能有分於一個你所大力鼓吹的宗派系統。我自己知道，我的這些觀點會叫所有「水流職事站的教會」不接納我。因為根據你的教訓，我愛主、我願意跟隨祂，這些似乎都還不夠。你企圖用不屬靈的教訓、像軛一樣地轄制我——例如「一個出版」和「一個時代的執事」。我必須說，我的良心不容許這一個。

親愛的 **Benson**，恕我說重話了。我也是情非得已，因為你比我年長許多。然而我若真愛你，就應該對你說實話。我要告訴你：我愛你，我為你的福祉禱告。願主豐富地祝福你！

一位俄國的弟兄，

Sergei Kuznetsov

(e-mail: sergei1975@gmail.com)